



紫水晶书系

Zishuijingshuxi

Younge Shagua
Aiguoni

有个傻瓜 爱过你

柔情斑竹年度巨献 史上最佳阅读纪录
连载点击超两千万 千家网站持续热评

筑就网络神话

赵州王飞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赵州王飞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个傻瓜爱过你/赵州王飞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9

(紫水晶书系)

ISBN 7-5313-3069-5

I. 有… II. 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2134 号

有个傻瓜爱过你

责任编辑 余丹 郝庆春

责任校对 范丽颖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两点水工作室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hunfeng.net>

Email: ice19780721@126.com

haoqingchun2000@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059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东北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0mm×215mm

字数 160 千字

印张 6.25 插页 2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3892637-5275





自序

三月的桃花在三月明丽的阳光下含苞欲放，盛开，凋谢，直至沉寂。我的心也是沉寂的。我随波逐流在随波逐流的平淡生活里，既不哀叹，也不惋惜，我的眼前是大片大片如向日葵叶子般的迷茫。

我在迷茫的河面上行进，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孤寂落寞，时而忧心忡忡，时而不知所措，一脸慌张。我把命运付给生活，却被生活所丢弃，成了孤魂野鬼。我整日整夜在大槐树下暗自哭泣，眼泪在庭院里汇聚成一潭散发着蓝色荧光的湖水，湖面上，我曾经的灿烂微笑在舞蹈。

三月的桃花在三月明丽的阳光下含苞欲放，盛开，凋谢，直至沉寂。我原本是要遗忘，不想，却重新记起。



George

George

George

有个傻瓜
爱过你

第一章

1

空气里弥漫的是橘红色的忧伤光芒。我蜷缩在床角，默默抽烟。五六支烟之后，我不禁想起了前天晚上那个妩媚迷人的姐姐。

我是在“滚石”碰上她的，那时，我正处于极度的忧伤之中，喝了许多。就在我晕头转向，即将醉倒吧台之际，我瞄见了她。一个距离我一百五十四厘米，长发柔顺，目光闪烁，独自饮酒的女子。她服饰华丽，画着深蓝的眼影，喝酒的同时，她频频环顾四周，当我觊觎的眼神与她搜寻的眼神相撞的那一瞬间，她给了我一个微笑。她的微笑诡异而多情，浪漫而难以捉摸，我的心先是咯噔了一下，随后我判断出：她是一只鸡。

一群带黑色花斑的白蝴蝶扑棱着翅膀，在我眼前飞舞，我一边没完没了地喝酒，一边不时瞥她一眼。喧嚣的音乐是喧嚣，迷离的灯光是迷离，妩媚迷人的她，令我心猿意马，口干舌燥。大朵大朵的寂寞之花在我眼前绽放，我一口口喝酒，一口口咀嚼着那苦涩的花瓣。炽热的酒精烧灼我的心，使我热血沸腾，脑门儿冒汗，我的眼睛散发出蓝色光芒。我喝掉杯里的酒，又倒上。我

点着烟，扭脸望向她，不想，她也正望着我。她的眼神是一潭碧绿的湖水，深不可测，摄人魂魄。我禁不住，咽了口唾沫。我朝她笑了笑，她也朝我笑了笑，随后，她端起酒杯，绕过两把椅子，三个酒瓶，四个脚后跟，冲我晃了过来。

她靠到吧台前，朝我眨了眨眼。

“为什么总看我？”

我一愣，随即笑了。

“你要不看我，咋会知道我看你？”

她笑着咬咬嘴唇。

“看来啊，你不光是个小色狼，还有点无赖！”

我拿起酒瓶，问她要吗。她点点头。我给她倒满，她坐到我旁边，紧贴着我，跟我喝起酒来。我俩一边喝酒，一边东拉西扯，西扯东拉，其间她问我是不是失恋了，我说是，随后她就不再问了。她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感觉她在安慰我的时候，也像在安慰自己。

走在月光四溢的街道上，我晕头晕脑，一走三晃，小杨树也是摇摇晃晃。她揽着我胳膊，千娇百媚，勾魂摄魄。我和她一路前行，我唱着赵传的《那个傻瓜爱过你》，唱得声嘶力竭，肝肠寸断，吓得路边流浪的狗，流浪的猫，纷纷逃窜。

她不说话，只是笑。

淌着忧伤的河水，我带着她“扑通，扑通”游向自个儿的小黑屋。我游得很慢，很不专业，甚至可笑，我的游泳姿势被称为狗刨。

一进屋，她就开始脱自个儿衣服。还没等我从惊讶中缓过神来，她已经一丝不挂了。说一丝不挂有些夸张，事实是，她还没把脚上的那双黑色丝袜褪下来。当然，这是我的工作。我最不喜欢做爱时，不一丝不挂了。

George
Shuyao
Niguan

那个傻瓜
爱过我



George
Angeles
L. Angeles

有个傻瓜
爱过你

窗外的夜色是明亮的，透彻似冰，我的心却是如柴草垛般杂乱不堪。她呻吟的声音很纤细，嘴唇微张，双目蒙眬。

原本是忘却了忧伤，可做做着做着，我又想起了她。想起了跟她在一起亲密无间，幸福甜蜜的那些场景。我强忍着不去想，却管不了自己。最后，我终是无法克制地哭泣起来。

我的眼泪，哗哗啦啦落在她雪白的脖颈上。我紧紧抱住她，她也紧紧抱住我。

完事后，我靠在床头抽烟，她也抽。她不时望望我，她的目光很幽深。我一根接一根抽，一根接一根。她也是，一根接一根。我一根接一根是因为我感到忧伤，感到虚弱无力，感到活在这世上跟条流浪的狗没什么区别，孤独、落寞。我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

她抽烟的姿势很优美，在我不忧伤的时候，我可能因此而对她产生好感，进而喜欢上她，可现在我没心情欣赏。我被昔日的回忆一箭射中，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痛不欲生。

思着，念着，不觉我又哭泣起来。怎么老这样啊，在这个陌生女人面前频繁流泪。我觉得不好意思，可我的眼泪仍旧是流个不停，像坏了龙头的自来水，哗哗啦啦，无法停歇。

她从床上下来，把毛巾拿给我。我用它擦着流淌不息的泪水，我擦了一把又一把，擦了一把又一把，可就是擦不干净。

她把我的脑袋揽进腰间。让我的脸贴在她光滑的肌肤上。我感觉温暖。感到温暖的我，搂住她柔软的小腰，任泪水肆意奔腾，再也不擦了。

“给你三百够吗？”早上，她戴上胸罩时，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

“你觉得呢？”她随即问我。

“你要觉得少，”我想了想，说道，“再加五十，多了不行！”

她笑，笑声敲打着玻璃，当当响。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不要你钱！”她朝我眨眨眼。

我心里一惊，哪有不收钱的小姐啊！

“别别，”我赶忙说道，“你们也不容易。”

“说不收就不收！”她突然有些生气。

我暗自窃喜，没再坚持。自打小学三年级，在操场上捡到两毛钱之后，我就没再这么运气好过。

2

“那个迷人的秋日夜晚，我一个人优雅地漫步在月光下面，哭泣着，像个没人要的野孩子。我因失恋而悲痛欲绝的泪水滔滔不绝从眼眶蹿出来，冲过脸蛋，淌过下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倾泻而下。”

我继续写道：“那声音既热烈又奔放，既豪迈又高昂，既无所畏惧又他娘的矫情异常，宛如那个季节挂在屋檐下，像马尾巴一般摇摆的长长雨线。”

自打她将我抛弃之后，我的生活就被写作给淹没了。我知道这无助解脱，只能使我回忆昨天，更加悲伤，然而，我无能为力。我感觉唯有如此，我才能在这世间，勉强苟延，暂且残喘。

起初，我想到去死，想彻底结束我这龌龊且无聊至极的小命，甚至连选择什么方式都想好了，那就是：上吊。可等我静下心来，仔细一琢磨，感觉这也太便宜自个儿了。且不说别的，光说这从小到大，我糟蹋了多少粮食啊！

再说，我也没练过爬树啊，而我钟情的那棵大槐树也长得忒高了，简直就是直入云霄，树杈子一直蹿过了她们宿舍的阳台。假如我真不自量力想挂上去的话，几乎肯定的是，我会爬着，爬

George
Thayer
Aiguent

George
Thayer
Aiguent



George

Thaynes

Diagrams

有个傻瓜
爱过你

着，爬着，爬着，“咔嚓”一声脆响，从树腰掉下来，摔成肢体残废，内脏破损或植物人什么的。

毫无疑问，那样一来，我会非常滑稽可笑。

我不喜欢滑稽可笑。于是，我很不情愿地想，还是活着吧！

窗外春日的阳光是明亮的。两只麻雀旁若无人地在电线上要流氓，一只轻轻梳理另一只的羽毛，另一只则小鸟依人般靠在那只的怀里，轻轻呻吟。微风拂过，那丑陋的灰羽毛在阳光下欢快起舞。

多么恩爱的一对啊！

想一想，唉，我竟连麻雀都不如！

现在照照镜子，里面的我肯定是一副顾影自怜的蠢相。我得赶紧去吃饭，否则就只能面对清汤寡水了。尽管我连麻雀都不如，可谁也没规定连麻雀都不如的人就不能吃碗热乎乎的大米饭啊！

3

我有三个关系很铁的狐朋狗友，分别是老 K、蝈蝈和小 Q。老 K 是其中最正直的一个，跟人介绍我时，他总是要将我先花里胡哨吹捧一番，随后便压低声音，一脸戚然地说道：“唉，这哥们儿最近不幸，刚被一妞给蹬了，你那要有耐不住寂寞的，赶紧给介绍介绍，这哥们儿现在性欲极其旺盛，饥渴得吓人，要再没姑娘，估计就该对同性下手啦！”

做爱方面，老 K 是个极端即兴主义者，以至，每隔一段时间，老 K 便会向朋友们挨个借钱，说她女朋友又怀上了。我们在不快之余，也不由得生出些许感慨：“老 K 打的真他娘准啊！”

老 K 女朋友是我们班的，长像虽一般，却很善良。老 K 的女朋友在不笑时，我对她一点兴趣没有，然而她只要一笑，我便



沉不住气了。她笑时会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我觉得很是妩媚。

我曾试图引诱她，不幸的是以我的龌龊失败而告终。那是在我昏暗的小屋里，她来找老 K，老 K 不在。她显得寂寞无聊，神情恍惚。她问我有什么玩的吗，我说没，她便坐到电脑前听起歌来。起初我对她并没邪念，她安静地听歌，不时跟我聊上两句，可是后来，我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或许是我讲了个笑话把她逗乐了，她露出了两个酒窝。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便叫她过来。她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有点头晕，你摸摸是不是发烧啊！她摸摸我，又摸摸自己，说不烫啊。我说你再摸摸，她便又把手放在我额头上，于是，我一把抓住了她的小手。她先是一怔，随即拼命挣脱。这时候我的眼泪及时地奔腾而出，我一边呼喊着我从前女友的名字，一边将她抱进怀里。她更加激烈挣扎了一阵，随后柔软下来。

我以为自己得逞了。我慢慢放开她，没想到她猛然一转身，朝我脸上扇了一巴掌。我见状不行，赶忙做恍然惊醒状，大喊道：“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她拍拍我的脸，说你就装吧！她弄了弄衣服，重又坐到电脑前，听起歌来。

她没有丝毫责备我的意思，想来也不会去跟老 K 哭诉。我突然感觉到朋友的可贵，感到我是那么对不起她。

蛭蛭喜欢胖乎乎的女孩，一旦碰上浑身是肉的，他便会发出惊呼：“好肥嫩啊！”如果赶巧哪天一路上都是小胖妞，他就会惊呼不断。蛭蛭的惊呼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好的惊呼，其节奏是长短长短，特别是“啊”短的那一下，精妙绝伦，像是吃馒头太快被噎住了。

蛭蛭在失恋方面造诣很深，总能轻而易举地失恋，有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只失恋了一次而蛭蛭却是那么厉害。尽管在老婆



孩子热炕头的追求中，屡屡受挫，一败再败，可蝓蝓从未向点子背妥协过，虽偶尔也会有片刻的心灰意冷，可只消看上半分钟黄片，其必振作起来，随后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身于追逐小胖妞的滚滚红尘之中。

“不吃失恋的苦，岂知上床的甜啊！”蝓蝓时常如此勉励自己。

我也希望自己能像蝓蝓一样，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点伤悲，迅速从忧伤里蹦出来，可我不是蝓蝓，蝓蝓是蝓蝓，我是我，蝓蝓的大腿刚劲有力，一蹦老远，我不喜欢运动，大腿肌肉只是可怜的一小块，连凑合着弄盘鱼香肉丝都不够，根本就蹦不起来。为此，我羡慕蝓蝓。

除了蝓蝓，我还羡慕小Q，因为他是公认的黄色文化代言人，而我却不是。尽管我感觉自个儿够黄的了，可跟小Q一比，却还是稍显稚嫩，无论我怎么恬不知耻，就是赶不上他，于是我时常郁闷。

以黄色理论家来称呼小Q毫不为过，其在短短二十来年的人生小河里，通过报纸杂志、电影、电视、电脑网络、手机短信、小道消息等等各种途径，有意识地积累了满腹黄色才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上演这种场景：一大伙人，光着膀子，汗流浹背地围着电脑看黄片。一个个神情紧张，做口渴咽唾沫状。此时，小Q推门而入，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面露蔑视之意，随后语重心长道：“年轻人啊，一定要有所追求，岂能故步自封，要放眼世界嘛！”

小Q的局限是理论脱离实践，没转化为生产力，集中体现是，其跟女生一说话就他娘的脸红，是个典型的学院派。

4

晃进食堂，迎面竟飞来了苍蝇。我想它们是经历了严冬考

验，劫后余生的一拨家伙。比起我来，它们幸运多了。刚刚知道我连麻雀都不如，却没想到我跟苍蝇也没法比啊！

每次跟别人说起她时，我都会掉眼泪，在最痛苦的那些日子里，我逮谁给谁讲我的遭遇，讲我跟她曾经的灿烂岁月，讲我们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我矢志不渝，乐此不疲。我讲一遍又一遍，讲一遍又一遍，讲一遍又一遍，我简直就是祥林嫂她兄弟！

寒假里我们见过一面，那天还下着美丽动人的小雪。我靠着树干等她，眼里充满忧伤。我一支接一支抽烟，一支接一支，直到声音沙哑。看见她时，我正要离开，我以为她不会来了。她剪掉了曾经为我而留的长发，变得更加漂亮。我感到难过。我不争气的眼泪从见到她起就滔滔不绝，她也哭了，却已不再是我的爱人。我不想在她面前太过下贱，尽管我已经很是下贱了，我就像是一条向人乞食的夹尾巴狗，低声呜咽着，希望人家丢点情扔点爱过来，我讨厌这种感觉，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知道我是彻底沉了。

从小爷爷就语重心长地教育我，遇到有人欺负，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我是个听话的孩子，于是我狠狠揍了那孙子一顿。我打折了他三根肋骨，一条胳膊，外加头破血流。她看我的眼神因此露出了残酷。这种残酷，我曾在一被人夺走幼犬的母狗眼中，有所目睹。我想是挽留不了她了，她像从前不可救药地爱上我一样，不可救药地爱上了那孙子，爱的是那么死心塌地，海枯石烂。

返回学校的火车上，我哭了一路，哭得一塌糊涂，像个傻瓜。以前我不喜欢傻瓜这个词，觉得它很没有品位，可是现在我经常用它来描述自己，觉得它跟我是那么的般配，那么门当户对，语尽其意。是啊，我就是个傻瓜，是个为人所唾弃和不耻的傻瓜，是个连麻雀和苍蝇都不如的可怜虫。从前我觉得牛郎哥一

George
Shang
Aiguo

傻瓜
傻瓜
傻瓜



Young

Hardest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年才能搞织女姐姐一次，很是不幸，现在想想，他的不幸算他娘什么啊，兄弟我这才叫人生的大不幸呢，什么中年丧夫，老来失子，全是扯淡！

一只乌鸦落在外面窗台上，轻轻挥舞着翅膀。我坐在餐桌前，吞食着大米饭，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吃得很是香甜。

有个傻瓜
爱过你

第二章

1

我继续着失恋的忧伤，在春日的白天与黑夜间走投无路，魂不守舍，偷偷抹着眼泪。春风送暖，转眼几天工夫，路边小杨树上的小杨树叶，已然能够随风哆嗦了。我慢悠悠往学校摇晃，橘红色的天空里，一只麻雀飞过去，又一只麻雀飞过去。我饥肠辘辘，饿得眼冒金星。我在路边买了个煎饼果子，边吃边走。吃到口渴时，我拐进超市，弄了袋酸奶。

今天上午后两节是文学概论，教授是位姓孙的博士生导师，讲得不错，是我唯一有心去听的课，基本上还没落过。尽管失恋给了我毁灭性的打击，让我变成流氓，变成一个不学无术之徒，一个大笨蛋，可我还是喜欢这门课，我觉得这是个奇迹。

校园里很寂静，水泥路面上湿漉漉的，感觉像是洒了水。湿漉漉的路面上，走着三三两两的乌鸦，它们大摇大摆，神气十足。相比之下，我觉得自个儿越发龌龊，越发抬不起头来。看来，我不光不如麻雀、苍蝇，我同样也不如乌鸦。乌鸦是何等的自信，而我是他娘的什么呢？

George
Shogun
Aiguoni

傻瓜
傻瓜
傻瓜



离上课还有段时间，我在湖边拣条长椅坐下，瞅瞅四周没教
务处的爪牙，我拿根烟点着。我一连吸了好几根。其间有对情侣
手拉手走过，双双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像是瞅着一条满身泥
污，脏兮兮的狗。

我感到愤怒。

“滚蛋！”我脱口而出。

两人被我吓了一跳，回过神后，男生执意要同我争执，被女
孩狠狠拽住。我怒目圆睁瞪着他俩，呜呜低吠。想来是不愿同我
这疯狗一般见识吧，男生没再硬上，顺从了女孩的拉扯。

我压抑着怨气，把烟盒中剩余的两根抽掉。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扔掉烟蒂，爬上湖岸，沿着通向教学
楼的方向晃去。我边走边吹口哨。我的口哨唧唧啾啾，像麻雀叫
春，很是难听刺耳，却忧伤得无以复加，让湖中那些鱼啦，虾
啦，承受不住，它们原本浮在水面，一听到哨声，纷纷“扑通、
扑通”沉入水底，躲藏起来。

从后门进去时，玫瑰正望着门口，目光相遇，我无处躲闪，
只好朝她笑了笑，她也笑。蝈蝈趴在桌上睡觉，小Q正跟大虾他
们几个切磋球场心得，畅谈五大联赛。我问玫瑰老K来了没。玫
瑰把耳塞摘下来，问我说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她笑了笑，说
来了。

“去买吃的了。”玫瑰又说。

她把耳塞重新戴上，见我看着她，又摘下一只，问我要不要
听。我问是谁的歌。

“苏惠伦。”她说。

我想起高中时听过的那首《鸭子》，问她有没有。

“有啊，”她笑，“你也喜欢吗？”

“还好，”我说，“曾经听过。”

“以前有个朋友特喜欢这首歌，经常放来听！”我想起那个叫王大志的朋友。他也是我们球队的一员，踢中场，脚法虽奇臭，然身体素质惊人，一万米下来不带喘气的。那时候他特迷恋四班一女孩，可人家不搭理他，于是便很抑郁，整天在苏惠伦的《鸭子》声中醉生梦死。

蝓蝓爬起来，揉揉小眼睛。

“嘿，嘿，小两口打情骂俏呢！”蝓蝓不怀好意。

玫瑰脸一红。

我瞪了蝓蝓一眼。

“柴棍！”小Q喊我，小Q喊得很及时，让我从尴尬中蹿了出来。

我凑过去。

“给他们讲讲你的偶像，菲戈，菲老师。”小Q搂住我肩膀，“丫竟然说菲老师不中！”

“谁说的？”我眨眨眼。

“确实不中啊！”大虾咕哝一声，“速度慢得要死，像个老大爷！”

“柴棍，有人找你！”班里一女孩晃过来。

“在哪？”

“后门。”女孩嘿嘿一笑，“长得可好看了！”

找错人了吧，我想。我这么个倒楣蛋还有被美女找上门来的运气吗，如果有，那找上来的美女也肯定是瞎猫，而我则是死耗子！

小Q异常兴奋，我还没出去，他已拽上蝓蝓蹿了出去。

我紧跟其后。

门外确实有个美女，而且还是绝色，看见我时，笑了笑。可

我不认识她，只是觉得面熟。

“不认识啦，”她说，声音柔软，“傻乎乎的！”

她一说话，一说我傻乎乎的，我认出来了。她竟是那个姐姐。

Young
Thugan
Aigweni

每个傻瓜
爱过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